



上 册

把生命送进狮口·····	澜 涛(1)
动人心弦的故事·····	耶夫根尼·博加特(4)
无意的伤害·····	邓 刚(9)
日 记 ·····	孟少卿(12)
情变的忏悔 ·····	阿尔贝·阿科芒(16)
悄悄来临的恋情 ·····	赵 冬(19)
爱,是不会忘记的(二章)·····	朱克猷(21)
相思河(外一章) ·····	赵 冬(23)
心中的玫瑰 ·····	柳 浪(25)
爱 绳 ·····	万兴乔(27)

妻子给我盖个“戳”	孙秀利(29)
柳笛情	种少华(31)
无 言	舒 洋(33)
梦在春季	成全 于跃(36)
绮丽梦	李 珂(38)
男孩·女孩	孙 新(41)
寻找港口(外一篇)	陈 勇(44)
梅城之恋	戈 雅(46)
复仇游戏	孔 翠(49)
朦胧的面纱	六 毛(54)
委屈的放任	洁 静(60)
一个人的情人节	小 筒(63)
我不要被遗忘	再冰心(66)
最后的倾诉	张守贵(69)

扬和速食爱情	叶 灵(72)
简单的三月阳光	段代洪(75)
无声的天堂	琥 珀(78)
梦中读你(外二章)	郭 辉(81)
爱情箴言录	拉罗什福科(84)
风中罌粟花	于庭兰(86)
让我们在梦里相会	羚 羊(88)
因为曾爱过	佚 名(91)
是否有爱的“惟一”	李忠效(93)
飘零的“灯笼果”	武 赫(96)
老师不说那句话	东 智(103)
最后一朵旧日莲	马淑贞(115)
种菊男孩	尚升垒(124)
枯萎的野菊花	张 婧(130)

下 册

心底的呼唤	张 超(133)
-------------	----------

恋·····	王 娜(135)
情 锁·····	丹 妮(138)
守望我的爱情·····	上官爽儿(141)
回首飘摇耐寂寥·····	卓 凡(144)
随缘也是美·····	邓 渊(147)
生命魅力中的暗恋·····	张银香(150)
拒绝玫瑰·····	陈耀明(153)
无须诉说·····	刘 安(155)
十七岁,大雁也有过伤 ·····	小 呆(158)
那双和气的眼睛·····	历湘漪(162)
这 雨 季 ·····	任晓丽(165)
学会收线·····	孙 菁(167)
在天比翼·····	陈 宇(169)
链 情·····	杨 柳(175)
雪中的红风衣·····	肖 娟(182)

蝴蝶夫人的思念·····	陈 亮(185)
等 待·····	孙 媛(192)
梦中的婚礼·····	莘 子(196)
美丽的遗忘·····	周武宁(204)
心之历程·····	张金亮(207)
悔·····	雷 龙(211)
画不出的美丽·····	凝 悄(215)
梦 依 旧 ·····	邓艳鞠(219)
落叶纷飞的日子·····	田金英(223)
沙太大,风太小 ·····	王 贺(227)
无言的结束·····	应敏丽(232)
淡淡的爱情 淡淡地来·····	冉 然(239)



凶残可以夺走生命,却夺不走永恒不变的一个字:爱。



把生命送进狮口

◆ 澜 涛

他和妻子驾驶着一辆满载生活用品的卡车奔驰在无边无际的热带草原上,他们要去处于草原深处的建筑公路的基地。

就在这时,突然在他们的近前闪现出一头凶猛的狮子。卡车加大马力狂奔,试图甩掉狮子,狮子却紧追不放。

他们越是心急,令他们恼火的事情偏偏发生:汽车陷进一个土坑,熄火了。要想重新发动汽车,必须用摇把把车子摇醒。可狮子就趴在车外,虎视眈眈。

大声吼吓,抛掷东西,两个人办法施尽,狮子却丝毫没有走开的意思。无奈中,他拥着妻子在车里度过了漫长难耐的一夜。可是狮子比他们还有耐心,第二天早上,这头猛兽还守在车外,向这两个要到口边的美味垂涎。

太阳似火,空气仿佛都在燃烧。妻子已经开始脱水了。在热带草原上,脱水是很可怕的,不用多久,人就会死亡。他只有紧紧拥住妻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不让狮子和死亡把她带走。此时,



他们内心的绝望比狮子还狰狞。必须行动了，否则只能坐以待毙。他说：“只有我下去和狮子搏斗，或许能取胜。”其实两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即使他们的力量加起来也未必抵得过那头猛兽。妻子像是在自言自语：“不能再呆下去，否则不是热死，也会精疲力竭，最后连开车的力气也没有了。很多人都在等我们回去，再不回去，他们连饭都吃不上了。”

车外，狮子一点都没对他们失去兴趣，它欲耗尽对手的生命，以延续它的生命。没有刀光剑影，生与死在沉寂中却鲜然相对。

不知过了多久，妻子轻轻地说道：“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快说！”丈夫多么希望听到她能把他们引向生路啊！妻子默默地伸出双手，搂住他的头，深情地凝望着，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一定要把车开回去！”说着，眼里涌满泪水，嘴角禁不住地颤抖着。他突然明白了妻子的所谓办法，抓住妻子的肩膀吼道：“不行！不行！”妻子扳开他的手：“你不能这样，不能冲动。你下去，谁开车？”她话没说完，就猛地推开他，打开车门，跳下去，拼命向远方跑去。

狮子随之跃起，疾追而去。

她这是将生命送进狮口，为丈夫铺设生还之路。

他只觉热血冲头，欲爆欲裂。他抓起摇把，跳下车，追向狮子。他怎么能看着自己的妻子活活被猛兽吃掉呢？

妻子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快把车开走！快开车！”他的心被撕





扯着、刺扎着。他在妻子的喊声中回到车前，发动起汽车，疯了般地追向狮子。

远远地，狮子撕咬妻子的情景也撕碎了他的心。汽车撞向狮子，那猛兽才惊慌地逃了。

草原上只留下响彻很远很远的哭声——凄惨、悲凉、断肠。

这是 1999 年 10 月的一天，一个叫刘火根的看山老人讲述的故事。老人就是那位丈夫，他和妻子是当年中国援建非洲一个国家的筑路队成员。多年前，妻子用生命留给他的爱一直深刻在他的心里。

去时是双，回来成单。回国后，刘火根把妻子的骨灰绑在身上，隐居在深山护林，直到今日。他说，寂静的地方能让妻子睡得踏实，也能让他更清楚地听到妻子灵魂的声音。他说，多年来妻子的骨灰从未离开过他的身体，以后也不会。哪怕死了，他也要和妻子相陪相伴，不离不分。

凶残可以夺走生命，却夺不走永恒不变的一个字：爱。



但愿所有被分离的人们能结合在一起。



动人心弦的故事

◆ 耶夫根尼·博加特

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两位老人的故事，也许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在我们这个冷酷无情、实用主义的时代，生活有时却不顾一切地温情脉脉。如果说在今天有过时的言词，那么没有，也不会有过时的感情。

七八年前我开始常接到一位老年中学女教师玛尔加丽娜·多姆布罗夫斯卡娅的来信。那时她已退休。读她的第一封信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写信的人已七十多岁，然而从兴趣，从对生活的好奇心来看，却显得那么年轻。我们之间偶尔有书信往来，她回忆教师的生涯，叙述家庭情况，以及和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友谊。

1979年她写信告诉我，她的命运意想不到地骤然发生了变化。当时玛尔加丽娜·多姆布罗夫斯卡娅七十七岁。

倘若生活这位艺术大师不是既高于我们的赞许又高于我们的谴责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会被看做是臆造出来的了。

……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里，有一位青年爱上了一位姑娘。





他默默地爱着，因而得不到反响，毫无指望。当时，他谦虚、缺乏自信，还没有在生活中站稳脚跟。而她则一点也不知道他的爱慕之情。而且要是五十四年之后，他仍然下不了决心告诉她的话，她永远也不会知道。

最好还是让我们的女主角玛尔加丽娜·多姆布罗夫斯卡娅自己叙述这件事情。

“……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信，笔迹生疏，姓名唤不出任何回忆。我看这封信时，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回事？‘我向您求婚，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在一起学习过。您自然已经忘记了我。您那时还不到廿岁……’接着这个人写道，他从我们共同相识的一位同志处了解到，我在1941年1月丧夫，现住在儿子家。又写了他自己的情况。他19岁，大学还没有毕业，便参加了国内战争。他复员回来，我已经不在那个城市了。他的生活很艰难：打过法西斯、当过俘虏……结过婚，也已失去配偶。他一生都在寻找我。现在他已76岁，而我已77岁。我给他回了一封亲切的信，建议他再考虑考虑，不要操之过急（在我们这样的年岁都不要操之过急！）然而他在信中不断地描述他对我默默的初恋，恳求我做他的妻子。我心里很不好受。我终于下了决心：我要去，要去看看他，跟他谈谈。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明要到哪里去，便乘上了火车到文尼察去了。

“我当然非常激动。脑海里深深印下了门牌23号。我沿着指



定的街道寻找 23 号那栋房子，我走进了一个院子，看到一个带着草帽，手里拿着信封的小老头站在那里。我看了他一眼：‘不可能是他’，又接着往前走，去寻找门牌 23 号的那栋房子。……”

请允许我在这里插一段。带草帽的小老头正是他，是她没有认出他，因为根本不记得了，可是他却认出了她。当她又往前走时，他没有勇气叫她停下，然而他知道她会回来的，要知道他已经等待了她 54 年。几分钟与这漫长的岁月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头戴防太阳的草帽，手拿着这个信封，在这个院子里已经站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他等待着……

她一直走到这条街的尽头才知道，在这条街上没有门牌 23 号这么一栋房子。于是她从手提包里又拿出信封看，才明白，是她记错了：不是门牌 23 号的房子，而是 23 号的单元。她又往回走，又走进了那个院子，戴着草帽的小老头迎着她迈了一步……

从此以后他们再没有分离过。

“他的深情厚意、体贴、真诚、关心使我感到温暖。我们之间没有年轻人那种摩擦。我们尽力戏谑地处理我们的一切事，甚至最重要的事。

“有许多可谈的事，因为过去的是 54 年，而不是 54 天。他曾被卷入两次战争的漩涡。他跟我讲多次受伤、震伤的情况，如何被俘后逃跑，还有战后时期经历的一些严酷考验……逐渐，他安静了下来。使我感到惊诧的是，他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却仍然还是一



个善良的人，他爱上了我的儿子、孙子，我的朋友，痛恨那些在生活中曾欺负过我的人。

“您当然会对我的儿子和他的家人对我的决定持什么态度感到兴趣。他们理解我。况且我很坚决，从一开始我就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命运，我的私生活，他们无权干与。

“我们也有过惶惶不安的时刻、喜剧性的场面。

“我们去登记结婚时，尼古拉请求我不要说我结过婚，因为没有证明我是寡妇的证件，我的护照就像一位未婚少女的护照一样空白。他的证件无可挑剔。可是，当问到是否结过婚时，我不能撒谎，这样做对不起我的第一个尼古拉（第二个也叫尼古拉）。尼古拉惊慌失措地跌坐在沙发上，几乎哭了起来，因为这样一来，结婚仪式就要推迟到我获得我前夫已死的证件以后。‘我觉得我仿佛又要再次失去你，’他说，‘而且这一回将永远失去你。’然而，我们的关系终于为法律承认了。

“现在讲‘一点幽默’。尼古拉非常希望我好看，因而很关心我的穿着打扮（我自己从来不注意这些）。他突然要给我买一个假头套。天哪，这太令我苦恼了。一进商店，他就要看银白色的假头套，而我就躲在他身后的什么地方。我真走运，没买到合适的发套。有一次，商店里有女售货员对他说：‘老爷爷，您干嘛要丑化自己的老奶奶，难道她这样不好看吗？’他仔细地看了看我，再也没有说什么。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提过假发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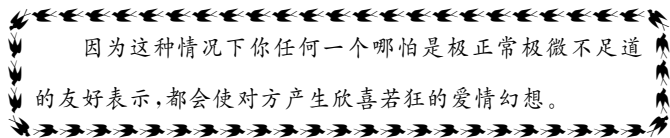
当我读到这一段喜剧性的琐事时，我想到，世界上一切生物中人是最容易受感到和不能自持的。人有时很滑稽，很荒谬。然而，倘若你深入想想这荒谬的事，你便能在其中挖掘出某种壮丽的、异常美好的东西，正如宇宙本身一样。这就是永恒的追求幸福。

一九八二年我埋葬了他。

“直到他死前的最后时刻，一切对他和对我来说，都是有趣的、新鲜的。”

不排除有人会把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的主人翁称为老浪漫。我可不把他们归为浪漫主义者，而归为另一类人，他们有健全的理性，有一颗明智的，虽然疲倦了，但仍不肯安宁的心。有时，正是这些有健全理智的人会干出一些看起来极不明智的事，因为他们认为什么事都不干对他们来说更不明智……

但愿所有被分离的人们能结合在一起，所有失去了生活乐趣和心灵枯萎了的人们能重新获得这一切，即使不是在生活中获得，在心灵上也好……



因为这种情况下你任何一个哪怕是极正常极微不足道的友好表示,都会使对方产生欣喜若狂的爱情幻想。



无意的伤害

◆ 邓 刚

我在一所大学讲座,接到一个文弱的男同学递来的字条,说他现痛苦得不行了,希望我能和他谈谈。我想一定又是那些爱情的痛苦、前途的痛苦,还有永远也说不清楚的心理上的实际上可以说是无病呻吟式的痛苦,我压根就一个也解决不了。所以我就没当一回事。但那个文弱的男同学在我回家的半路上堵住我,执意要向我倾诉,我只好认真倾听。原来他确实是因爱情而痛苦,他很喜欢的一个女同学和他吹了,他痛不欲生。但他不是失恋的痛苦,而是那突然对他说我们只是朋友的友谊,不可能达到爱情的关系。他完全像冷不防掉进冰水里,整个身心全僵住了,一连几天吃不下睡不着觉。那个女同学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照样是那个女同学确实和他亲亲密密地好过。然而那个女同学却轻描淡写地对他说:好就是爱情吗?你的痛苦是你自作多情,我可不负什么责任!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满眼泪花的文弱书生讲得那么坦白。他老是认定那个女同学爱过他，老是觉得这里一定有什么原因，老是怀着一线希望，……总之，这个文弱书生百折不挠的爱心终于把我感动了，并答应他以作家的身份去找那个女同学谈谈。那个男同学立即欣喜若狂，认定我能救了他。其实我心早已为他悲哀了。我毕竟饱经爱情的沧桑，对情感方面的事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悟性。正当青春的男女青年，对异性的亲近很感愉悦，无论他（她）爱不爱对方，都会有意无意地应和。特别是女孩子，或因寂寞，或因孤独，或因虚荣，或什么都不因为，只是一种情趣和好玩，就半真半假地与对方亲切，与对方周旋。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所爱的一方因爱心所迷，往往会产生爱的误解。这种有意无意的亲近，其结果是残酷地伤害对方。不客气地说，有一些女孩子在情感的悬崖上走路，简直就像是一种消遣。

我见到那个女同学。她对我来的目的大吃一惊，她说眼镜（文弱书生的绰号）真讨厌，人家压根就没爱他，他却到处乱讲。我说是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爱你。女同学愣住了，说你怎么能这样武断地肯定？我说女孩子对爱的敏感比男孩子高出数倍，眼镜对你的情感你要是心里不清楚，那就是你不愿对我说话。她说我承认清楚那又怎么样？我说那你应该感到内疚，也许你觉得没什么了不得的，可从爱情的本质意义来讲，你亵渎了一个人对你的爱。更严格地说，是你戏耍了人家的真情。我于是把我对爱的经



验和感悟一古脑地讲出分析,我这不是有罪吗?我说无论你有意识无意,其结果都是造成了对方的痛苦。这对你来说应该是个不能忘记的教训。她说如此一来男女之间不敢交朋友了。我说我个人认为,男女之间交朋友是个相当微妙的事情,友情和爱情之间只是一张很薄的纸,弄不好就会“越界”的。当然,从友情到爱情对真正想爱的人无疑是件好事,但当你无论情感和理智上都注定不可能爱的人要和你交朋友,而你明显地感觉到他对你爱的意思,那你弄好不要和他交朋友。因为这种情况下你任何一个哪怕是极正常极微不足道的友好表示,都会使对方产生欣喜若狂的爱情幻想。如果这时你漫不经心,你觉得被异性亲近的好玩,那就是一种欺骗和作害。

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那女同学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哑然了。因为我突然觉得怎么办都不好办了。如果这个女同学去找那个爱她爱得痛不欲生的眼镜解释,眼镜也许会再度胡乱升腾爱的幻想。跌进爱河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处于弱智状态,痛苦将会更加延长。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情感的伤痕用肉眼是看不见的,所以也无法立竿见影地医治,让那个可怜的眼镜慢慢忘却吧。



我的日记包含着青春的所有形式与色彩,我见到了花朵的形式,郁金香、玫瑰、木芙蓉。



日记

◆ 孟少卿

我的青春期曾诞生一本日记。在那里,文字是一双手解开了生活外衣的纽扣。嘈杂已经变为寂静,缤纷的色彩化为淡淡的墨迹,流畅的日子被切割成断片,生活被过滤,留下精华,泄露了无数的秘密和叹息。青春的动作在卷纸里停止,形状被文字雕刻成形,幽深的思路如冰下的河流。……文字是如此坚强呵,活得比人的生命久长,一分钟的爱在这里都能获得永恒。

打开日记,一开始我就发现了一些可爱的、朴素的东西。像在心上打开一扇活动的天窗,朝里边一看,只见阳光灿烂,没有一丝忧虑的阴影。对了,那就是当年我出门的必经之路——屏山。道路是拱起的山脊,像敞怀的油亮亮的壮实胸脯,撩在两侧的是那华美无比的法国梧桐。我们的家在机关后部。就像从山的某个豁口进入山坳,曲曲折折,果树成林。有一些熟悉的声音正掠过黄皮果树的枝叶,扣开我的记忆。“反应太慢”、“速度太慢,”父亲在操场